

新诗美学

吴
晓◎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诗美学

吴晓◎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诗美学/吴晓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

(钱江新潮文丛)

ISBN 978-7-5203-1462-6

I. ①新… II. ①吴… III. ①新诗—诗歌美学—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939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25
插 页 2
字 数 409 千字
印 数 1-1200 册
定 价 10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其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百年浙大，一路风雨，一路辉煌。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尤其是在竺可桢主政期间，于极其艰难的西迁办学中更是把这种“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使浙大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往近说，则源于1920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1928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就此而言，中文系悠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它前后历经西迁时期、龙泉分校时期，后又融合之江大学国文系、浙江大学国文系两大主脉。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系被划归由浙大“母体”孵化出来的新的分支——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嗣后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称杭州大学；从这时开始，浙大中文系便进入了“杭大中文系”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杭大中文系”的系名，一叫便是整整四十年，并已在社会和学界赢得良好的声誉。直到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在经历了一番分分合合之后又返回到了它

的母体怀抱。现在的浙大中文系是以原杭大中文系为主体的，自然，它也整合了其他相关的师资力量。

浙大中文系建系以来，人才辈出，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祝文白、缪钺、刘大白、丰子恺、许钦文、夏承焘、姜亮夫、钱南场、胡士莹、徐声越、陆维钊、任铭善、王季思、郑奠、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蒋礼鸿、徐朔方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杏坛名师、学术名流都曾于此任教。他们实践的“传承创造”的学术精神和追求的“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为中文系的发展，包括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的创建，也包括有特色、有发展后劲的梯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年沧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回顾往昔，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竺可桢老校长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所讲的这句话的深刻含意，也越发怀念为中文系发展做出贡献的诸多前辈和老师，并油然萌生了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中文系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浙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在国内很具声誉和影响的系科。特别是自 1995 年被批准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以来，更是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同类专业的高校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中文系也由原先单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由汉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三个本科专业和一个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元、结构合理的“大中文”专业。目前，中文系已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 个二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 4 个学科为浙江省省级重点学科。汉语史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有在编教师 50 人，其中教授 26 人（博士生导师 25 人），副教授 14 人。他们不仅在各个学科发挥重要的带头和骨干作用，而且在国内学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这批以四五十岁

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核心的努力和引领下，由夏承焘、姜亮夫等前辈学者所开创的，吴熊和、王元骧等名师宿儒所光大的中文系学脉，方能做到承传有自、薪火绵延。

这次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钱江新潮文丛》，所收的是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在职教师的系列学术论著。他们中有 30 多岁的学术新锐，也有五六十岁的年长或较年长一代学者。涉及的范围，包括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影视文学等不同学科。在这里，学科与学科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是有差异的，思维理念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努力追求和体现中文系传统的“求是博雅”学风。章学诚评价古代两浙学风时曾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浙大中文系以“求是博雅”为系训，正是因为非求是则无以成专家，非博雅则无以成通儒。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实；所谓“博雅”，就是求善、求美。这反映了我们力图贯通浙东西、融合古与今的学术视野与意识，以及从传统的学脉中创造新的浙江学派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学术观的一个投影和富有理性的特殊呈现。尽管面对浙大中文系的百年历史和悠久传统，本丛书中的这些成果尚远不能说是“雏凤清于老风声”，在这方面，我们深知与前辈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中文系数十位教师用心血和智慧浇灌出来的这些学术之果，毕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求是博雅”作了新的诠释，这是很可欣喜的。可看作对中文系近十年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验，一次富有意味的“集体亮相”。

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浮躁和浮夸之风盛行，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不端行为也屡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文系老师“守正创新”，一方面继承百年来的优良学术传统，不盲从、不浮躁，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求实学风，孜孜不倦地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坚守着学术正道；另一方面不囿陈说，锐意创新，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发现，为学术研究做出自己创造性的贡献，这十分难能可贵。而这一点，在这套丛书中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不尚空谈，不发虚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想，这就是

浙大中文系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它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德点”。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弘扬浙大中文系这一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为提升和扩大其学术水平及影响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文系 1984 届校友、浙江通策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明先生的鼎力相助。2007 年 5 月，在浙江大学 110 周年校庆期间，他慷慨捐资百万元支持中文学科建设。他的善举和情意令人感佩，也催发了我们策划并编纂此书的积极性。源于此，我不仅对本丛书所反映的教师学术才华和追求感到欣慰，同时更对百年浙大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抱持一份坚定的信心。

钱潮天下奇观，故孙中山先生有“猛进如潮”之赞，学术创新，贵如潮水之猛进荡决；钱潮及期而信，故吴越王钱镠有“日夜波涛不暂息”之感，学脉传承，当如潮水之永不止息。“求是博雅”，就意味着学者既要有弄潮儿那般“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的锐气，也要有“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的心境。本丛书以“钱江新潮”为名，其微意实在于此。

吴秀明

2009 年 4 月 15 日于浙江大学

目 录

导论：诗的最高境界：宇宙形式与生命形式	1
第一章 诗本体：意象符号系统	21
第一节 诗——意象符号系统	21
第二节 意象与表象、情境	26
第三节 意象作为符号	35
第二章 意象二维结构	48
第一节 意象的外在美感	48
第二节 意象的内在含量	61
第三章 意象生成论	75
第一节 意象生成的思维转换	75
第二节 意象的直觉把握	81
第三节 意象的类型特质	101
第四章 意象功能论	109
第一节 意象的表现功能	110
第二节 意象的表达功能	115
第三节 意象的建构功能	120

第五章 艺术传达与诗美构成	124
第一节 艺术传达	125
第二节 传达期待	136
第三节 诗人的内传达	149
第四节 诗美构成	170
第六章 传达切入：空间与时间	177
第一节 缘起·切入·展开	177
第二节 空间的叙事功能	187
第三节 时间的叙事功能	194
第七章 视角选择与意象创造	202
第一节 视角与艺术表现	202
第二节 视角的多维审视	207
第三节 视角创新	218
第八章 并置结构与组合	230
第一节 组合原理：共时并置	230
第二节 意象结构：由浅层到深层	238
第三节 意象组合表述	242
第四节 组合举隅	245
第九章 诗的过程美：感觉	264
第一节 感觉的优化	265
第二节 光与色的感觉	271
第三节 感觉的变异	288
第十章 诗的过程美：情·思·悟	299
第一节 情之美	299
第二节 思之美	310

第三节 悟之美	320
第十一章 诗的整体美：情感空间	329
第一节 情感空间：意象关系场	329
第二节 意象密度与情感空间	332
第三节 建构诗的情感空间	336
第十二章 诗的整体美感效应	356
第一节 空灵与朦胧	360
第二节 清新与流动	370
第三节 平易与荒诞	379
第四节 静穆与沉雄	389
第十三章 诗美接受	397
第一节 诗美的实现	397
第二节 面对现代诗	408
余论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416
参考文献	420
后记	425

诗的最高境界：宇宙形式与生命形式

艺术被称为“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有意味的形式”究竟指向何物？笔者认为这个“有意味的形式”，其实就是“宇宙的形式”。人类自诞生始，即在探索宇宙形式。诗与科学在探索宇宙形式上殊途而回归。诗的宇宙形式，是借助于意象，将时空结构转化为意义结构的艺术审美形态。诗的宇宙形式具备以下特质：意象关系融和有机，具有某种隐含的形式结构，表达的是普遍性本质性的人类情感。现代诗探索宇宙形式、生命形式永远在路上。

一 “有意味的形式”：宇宙形式

著名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把艺术称为“有意味的形式”。贝尔指出，在真正的艺术中都隐藏着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味，这种意味并不等同于日常喜怒哀乐之情，也不在于它告诉的故事和描述的事件，而是从形式关系本身判断出来的。因而它具有一种“纯粹性”与“不寻常性”。贝尔最终把“有意味的形式”归结为一种“终极的实在”，这种“终极的实在”，就是人们称为“高居于万物之上的上帝”、“渗透于万物之中的韵律”、“殊相中之共相”或“自在之物”的东西。他说：“任你用什么名称去称呼它，我所论及的

事物都是指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并赋予不同事物以不同意味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物自体或终极的实在本身。”^① 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解释，多少带有一点神秘感与模糊性。那么，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终极的实在”究竟意指何物？我认为它应该就是本书所要说的“宇宙的形式”。正如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所说的：“真正的诗不是个别艺术家的作品，而是宇宙本身——不断完美自身的艺术品。”^② 既然真正的诗是宇宙“不断完美自身”的作品，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真正的诗是表现了宇宙“自身”的形式的作品呢？笔者觉得这一理解应是合理、适宜的。因此，笔者认为，最好的诗，或者说诗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种“终极形式”：宇宙形式。

其实，对于宇宙形式的探索，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始点。人类一旦诞生，有了朦胧的自我意识，就开始关注自身的存在问题，由人的存在进而思考人类的家园——宇宙的存在。董仲舒对中国文字“王”解释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者，王也。”其中“天”，思考的是我们从哪里来，“地”思考的是我们往何处去，“人”思考的是人类自身：我们是谁？我们因何而存在？上古神话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传说，体现了人类对探索宇宙的强烈愿望。古天文学、星相学、古典哲学，留下了人类思考宇宙、探索天人关系的深邃智慧。

宇宙意识是人类最根本的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最早产生的意识。对宇宙的存在及其运行规律的探索，寻觅宇宙形式、发现宇宙形式，是人类的执着追求。古典诗人更是宇宙形式最前卫的探索者。“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屈原的《天问》以问语方式向苍天提出 172 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诸多领域，是对于天地间一切事物和天理、天命、天道的全方位设

① [英] 克莱夫·贝尔：《艺术·前言》，周金环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0 页。

②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3 页。

地描绘了沙漠的景象，而且表现了作者深切的感受。概括起来，这首诗无非是，作者擅长写景、善于用字，情融于景，画面开阔，意境雄浑，如此等等。

这样的理解与评论其实是相当无力的。擅长写景，用字精准的诗不是很多吗？境界阔大、气象雄浑的诗也为数不少，而唯独这两行诗句如此震撼人心，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只能是，这两行诗展示的是一种宇宙形式。

首先，看这四个意象，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从视觉形态上看，它们分别代表了平面、直线、曲线和圆形。点（圆）、线、面可以认为是宇宙的基本图形，在这里都存在了。

其次，看诗句中意象呈现的色彩：落日——红；大漠——黄；孤烟与长河——青。我们知道，红、黄、青，是自然界唯一存在的天然的颜色，被称为三原色，是自然界中的基本色，而这，短短的两行诗句都包含了。

再次，根据五行学说，五行是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元素，宇宙间各种物质都可以按照这五种基本物质的属性来进行归类。五行指水、火、木、金、土。这些宇宙基本元素，诗中也都包含了：河——“水”；落日——“火”；烟——“木”“火”；大漠、落日——“金”；大漠——“土”。

也就是说，这两行诗句，表现了宇宙的基本图形、基本色泽、基本物质结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宇宙的本真存在。而人类生命也是宇宙的产物，生命的结构也是宇宙给予的，对于表现宇宙的基本结构的诗句，人的心理结构能不潜在地产生感应吗？

以上是将意象拆分开来解说。更重要的，当然是从整体上把握这两行诗句所体现的运动中的宇宙图景：

两行诗句，表达了有限向无限转换的宇宙瞬间存在。大地、大漠（地球）是尚可局部把握的存在，宇宙则是无可把握的存在：

落日照长河，无限向有限；

落日将消失，有限向无限；

孤烟向长空，有限向无限；

长河日夜流，有限向无限。

再看诗句所呈现的空间与时间：

时间性：它所呈现的是宇宙诞生，或者说“创世”之初的鸿蒙初辟的图景，所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原初形态，那种鸿蒙美、洪荒美、神圣美。

于是，我们看到了，宇宙的有限与无限转换的瞬间存在形态。凭借地球的一角，我们窥见到了宇宙本相！

于是，置身地球的洪荒一角，似能进入宇宙的深处，看到无限深邃的宇宙之心，体验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境界！

是的，真正的诗是介入宇宙的，真正的诗人，会在瞬间把弄中透露或揭示宇宙存在的某种奥秘。

艺术就是生命对于宇宙的发现。然而艺术天生属于大自然，属于宇宙，甚至是宇宙的赐予。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诗不会缄默。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诗的最高境界，就是宇宙形式。

二 诗与科学探索宇宙形式殊途而同归

宇宙是人类最根本的存在，人类的生命家园。寻觅宇宙形式、发现宇宙形式，是人类的执着追求。关于宇宙，《文子·自然》解释：“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指的是一切的空间，包括东、南、西、北、中，无边无际；“宙”指的是一切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无始无终。

人类从多个方面开启对宇宙形式的探索：一是科学，二是哲学，三是文学艺术。

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代的量子理论等。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凡物皆数”，“数”构成“宇宙的秩序”。阿恩海姆认为：宇宙是“力的结构”，“力”是宇宙的本质。在中国，古人认为“宇宙”的本质是虚无。虚无是宇宙万象之源泉，万物之归宿。又认为“气”是宇宙的基本元素，天人同构，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都是由一种流荡不息的东西——“气”凝聚化合而成。《易传》提出阴阳学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系辞上传》）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由“道”演变而来，道是万物存在以及运行的根本。至于太极图，被认为是图式最简单、内涵最丰富、造型最完美的图案，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图案有如此深刻的内涵，它可以概括宇宙、生命、物质、能量、运动、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上述理论或学说，都旨在阐明宇宙的存在状态和规律，表达了宇宙的部分真谛，可认为是“宇宙的形式”。

文学与诗，同样在探索宇宙，表达宇宙形式。这里有一个内容惊人相似的例子：

《周易》八卦中的八种卦形，即乾、坤、巽、震、艮、兑、坎、离，分别代表天、地、风、雷、山、泽、水、火。这八个卦象，居然与古诗《上邪》中的意象基本重合，全被表现出来：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山，艮卦）

江水为竭。——（泽，兑卦；水，坎卦）

冬雷震震，——（雷，隐含闪电之火，震卦与离卦）

夏雨雪。——（水，隐含风，坎卦与巽卦）

天地合，——（天，乾卦；地，坤卦）

乃敢与君绝！

如果八卦是对宇宙存在的一种揭示，那么这首《上邪》不也是对宇宙形式的展示吗？不同的是，它更形象，更灵动，更具有美感，更能直击人类的心灵。

人类所有的思维都是通向对宇宙形式的发现和把握。不过，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对于宇宙形式的表达，大都表现为公式、定律、原理等。诗的宇宙形式，则通过美的意象来呈现。诗与科学探索宇宙形式殊途而回归。

且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对此诗，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给出震撼评价：“那是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① 闻一多这里讲的是“宇宙意识”，其实，这“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在“春”“江”“花”“月”“夜”的审美意象结构中，呈现的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宇宙形式。

又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前”与“后”既指空间，又指时间；“天”和“地”既指空间，也指时间。天地六合，上下茫茫，登上高台，与天、地更接近，更能在大地之上反观自身，于是更凸显了人的孤独处境。在时空的无限中，诗人是那么的透彻、绝望，诗人的“怆然”，不纯粹是个人的，已上升为对人

^① 《闻一多全集》（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